



# 翠影婆娑话绿萝

陈军

绿萝，是我喜欢的植物。全身绿油油，椭圆略带尖角的心形叶子一丛丛、一排排向上生长，它没有牡丹娇艳，也没有茉莉芳香，它四季常青、绿意盎然，我喜欢这永恒的自然色调，亦喜欢这葱茏的生命姿态。

“绿萝无冬春，彩霓竟朝夕”，家有一盆绿萝，就像多了一位安静的“室友”，它无声地陪伴，悄然改变着我的生活。清晨，当阳光透过窗户洒在翡翠般的叶片上，露珠在叶尖滚动，折射出晶莹的光亮，瞬间驱散了睡眠朦胧的困倦，让人感受到生命的通透与日子的美好。绿萝属于“低维护”植物，对环境要求不高，适合忙碌的工薪阶层人群，我家就种植了好几盆绿萝来装点书房与画室。

绿萝的茎蔓柔软细长，叶片呈心形，大小不一，新叶娇嫩如婴儿的皮肤光滑透亮，老叶厚实、层层叠叠、左右生长，充满层次感，种植多年后其茎蔓自然垂落于花盆边缘，如青衣少女，潇洒飘逸，又似飞天侠客，青罗翠袖、顾盼生姿，仿佛形成一条条绿色的“飞瀑彩带”，倩影婆娑自上而下从眼前奔腾而来，可谓是“绿萝长新蔓，裹裹垂坐隅”；绿萝也可缠绕支架向上生长，塑造出独特的艺术造型，如果主人手工精妙，还能制出“清香幽处接苍鸾，绿萝攀树登高峰”的山画意境；绿萝还是空气净化能手，它能吸收室内的甲醛、苯等有害气体，为家人营造健康的生活空间；绿萝叶片一天天长大，茎蔓不断延伸，新叶陆续冒出，心中便会涌起满满的成就感，仿佛自己也参与了一场生命的成长。偶尔忘记浇水，看到叶片微微发蔫，便会心生愧疚、怜爱之心油然而生。赶紧补水照料，第二天它又容光焕发、神采依旧。这个过程也让自己学会了细心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；绿萝还拥有随遇而安的性格和富有向上的生命张力，即使是剪上一枝插放在水中，它也能生长、焕发生机，它不仅易养，更以其蓬勃的状态为生活增添了许多温柔的色彩与精神体验。因此，它也是文人墨客居家绿植点缀环境的首选。

绿萝的生命力非常顽强，我的办公室就有一盆栽植多年的绿萝盆景，它摆放在茶几边上。每天走近它看到那一片绿油油的翠色焕发耀眼的神采，舒展向上。藤蔓哪怕只是每天生长一点点，也给充满书香气的环境带来一抹绿和一点趣；每天注目电脑许久，目光偶然落在那一片翠色上，紧绷的视觉神经便会不自觉地放松下来；伸手触摸叶片，细腻触感仿佛抚平人至中年内心的沧桑，给人一点灵感、一些坦荡，让人重新找回专注与平静。

去年的一天，下班忘了关窗，一只“不速之客”闯了进来，把办公室唯一的生命绿植“啃”个精光，只剩深埋在泥土下方的根茎和几枝欲将破土而出的茎芽。望着一片狼藉，愤怒与郁闷难以言表，面对眼前无法挽回的一幕，心生怜爱，不能让这绿色“精灵”就此枯萎的意念瞬间涌起，我们合力将整个大花盆移到办公室外边的楼道边上，大家就像呵护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，这里有阳光、有露水，有同事们每天对它的关心与照料，即使是在寒冷与炎热的假期，也会不定期地去给它浇水修剪。自然界的生命总是顽强的，你不放弃它，它也会给你温柔的回报，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冬去春来，眼前的绿萝，非但没有失去生命，反而重获新生，爱心形的叶片愈加舒展，顺着藤蔓顽强生长，仿佛印证了诗句“辛勤补绿萝，仅可待风雨”，也给人以生活启示！

“绿萝剪作三春柳，红锦裁成二月花”，绿萝虽然没有花朵般娇艳夺目，但它有着自己的独特魅力，它总是那么安静地生长着，给人带来一种宁静和安心；它就像是我们生活中一位默默陪伴的知己，不需要太多的言语，却能给你如春风般温暖；它用蓬勃的生命和清新绿意给普通百姓家居增添了诗意，让我们平凡生活与单调日子也变得生动起来……

## 感悟人生

徐炳书

# 闲读菊花

历代志士仁人，崇尚气节，每每以菊自勉。而且，菊花又与兰、水仙、菖蒲相配，被誉为“花草四雅”，怡情悦性，备受文人骚客喜爱。菊花久负盛名，有诗咏：“秋丝绕舍以陶家，遍绕篱边日渐斜。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”。菊花，在萧瑟秋风中开放，在寒冬里傲然，绚丽多姿，香馥清幽，令人不由浮想联翩。与其说喜欢牡丹，不如说我更爱菊花。菊花既有谦谦君子之风，又有凌凌傲霜之骨，为人生可以作标尺，为生活可以作调节。

小时候在农村乡下见过绽放的野菊花，渐渐清晰孩提时的记忆。那星点的小花朵在山间田间尽情开放，随风摇曳，柔柔的，有如隐者，笑对人生。村里女孩采摘几枝，灵巧地编织成一个小花冠，戴在头上仿佛变成了人间仙子，沉浸在淡淡的花香里，平添了浓浓的童趣。摘几枝小花带回家插在屋里花瓶上，顿时，花的幽香，秋的清爽弥漫了整个屋子，这没有字的菊花，于是有了醇酽的秋情诗意，用手拾起花的郁香，淡泊静远，灵魂随之得到净化而升华。少年不识情，只缘深山处，待看野菊开，不丁愁滋味。长大后，每每读到落花无言，人淡如菊的句子，会无端感动生情起来，欲飞的梦一如菊花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，孕育之艰，凋零之痛，坎坷之旅，寂寞之情更与谁说。花之灿烂，能有几人守候花开季节。花落之声，能有多少知音去聆听。“孤标傲世偕谁隐，一样花开为底迟”。人生如花，送走是那匆匆的流年，尘封是那丝丝的记忆，沉浸在心底需要去慢慢回味。选择偏爱菊花，要的是唤醒一种本真。

据说早在3000年前就有“季秋之月，鞠有黄华”之说。菊花在中国十大名花中地位最为重要，其品种多达数千种，形态各异，千变万化，色彩缤纷，目不暇接。查阅有关图片资料，那绚烂的菊花直教人为之情伤。黄色的菊花金光灿灿，尽显雍容华贵；红色的菊花绚丽夺目，更显热情奔放；白色的菊花淡妆素裹，一副清静怡雅；绿色的菊花娇羞妩媚，喷发蓬勃生机；紫色的菊花墨荷诱人，彰显清高孤傲。菊花花繁叶茂见精神，富有极高的观赏品位价值，“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”。在寒意凛然，百花凋零之时，唯有菊花傲然独秀，不屈不挠，可观可赏，可食可药，可茶可品，可叹可佩。“人共菊花醉重阳，菊花不失为上天赐予我们最珍贵的相思。淡去的也许是那悠悠的岁月，然而抹不去的总是那一片风景与痴情的记忆。

前些年，也在秋天，朋友从杭州带来两罐杭白菊，知道我平时喜欢抽烟，又会喝酒，肝水盛，胃火大，杭白菊既清凉又能解毒降火气，为我所用颇适。整天因忙于这事那事无暇问津，一搁就是一年光景，一直没去碰它。一天周末，闲来无事，又觉口干舌燥，突然有品饮朋友送来杭白菊的兴致。只有自己一人，干脆顺手取来玻璃杯冲泡，洗净杯子，用手指轻轻捏一撮菊花丢入杯中，几朵又小又干没有一丝光泽还略有些黑点的菊花投入杯底，显得有些羞怯拘谨。注入沸水，干枯的叶和花在杯中翻滚，载浮载沉。这菊花一旦有了水的滋润，瞬间就有了灵气，渐渐地舒展，洁白的花瓣静静地绽放，黄色的花蕊朝下，像撑开的小雨伞一样，无拘无束地悬浮在上层，花瓣丝丝舒开，如仙女临风舞蹈。片刻，有数枝小花饱含无限眷恋慢慢沉落，花蕊却换了姿势，仰头朝上，欲语还休。几丝花瓣吸足了水静静飘下，似雪非雪，在杯中游弋。剩下的或残或缺的几枝浮在杯的表面，杯中其余的或侧如醉，或仰如思，或俯如羞，轻轻盈盈，豪放婉约，晶莹剔透。我想这菊花是因了这沸腾的水的热情，才使她们的生命得以重新释放。经过沉淀，杯中很快出色，透过磨砂的玻璃杯，汤色浅绿中泛着微黄，清清爽爽，淡淡清香扑鼻而来，向四周弥漫润染。啜一口，一分清苦二分清甜七分清凉，沁人心脾。

一人坐在书桌前，一边手持一卷闲书，一边品尝扑鼻菊香，独饮以求神，独品以求趣，把许多劳神之事慢慢褪去，把烦心之事抛却脑后，许多不爽随之淡去，留一半清醒，留一半糊涂随那菊香徐徐飞扬，颇有陶公“采菊”之超脱怡然意境。喝着菊花茶，便让我想起那一朵朵一丛丛的菊花，开在山坳深处，绽放在田埂竹篱，燃情在广场公园，寄情于山水之间，驻足于城市一隅，远离灯红酒绿，喧嚣嘈杂，与世无争，素雅高洁，淡泊宁静。从古至今许多文人骚客为菊动容，为菊倾倒，为菊陶醉，喜欢有加，仰慕之至也谈不上为怪。

走近菊花，亲近菊花，仿佛自己变成大自然中一枚小菊，绽放在秋中。

## 倾听周北

余万有

# 无声胜有声

数年前，我的处女作在《湖北日报》上发表，自此便与文字结缘，开始了笔耕不辍的岁月。

处女作见报后不久，一位前辈问我：“有没有看报纸电子版上的文章？”我回答：“没有。”初涉文坛的我，当时哪知道网上也能读报。从那以后，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上网阅读报刊，尤其是副刊版，再也不会出现把“日报”读成“晚报”的情况。即便当天忙忘了，过后也一定抽空补上。遇到好文章，便复制保存，反复品读。

就这样“一而再，再而三”，我陆续又有几篇文章得以发表，渐渐引起一些读者的关注。记得处女作登出的那一年，我在街上偶遇两位散步的高中同学，他们竟提到我的文章，说写得真切，是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真实写照，甚至表示已收藏起来。其实那时，我一共才发表了三篇。还有一次，我在外地出差，发现一个未接来电，回拨才知道是单位领导。他问我，某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是不是我写的。我确认投过稿，标题也吻合。他笑说：“不会这么巧吧？标题和作者姓名都一样。”上网一查，果然是我。

正式步入文学创作的第二年，我在一次网络文学大赛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也正是在那时，我结识了不少前辈和新朋友，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圈子。

有了志同道合的文友，我们常相约外出采访、采风。彼此交流、相遇相识，朋友圈也越来越大。尤其是与文学前辈见面，聊创作、谈文学，是再自然不过的事。所谓“共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”，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采访的方法、选材的眼光，也见识到什么是真正的“文学品格”。

有一次，我在一位前辈的书房里，看到一本厚重的“贴报本”——那是他按年份将发表的文章剪报整理成册。一本本背后，是多少个日夜的伏案与坚持。正如“不经历风雨，怎么见彩虹”，后来我自己也开始做剪报时，才深切体会到那份不易。文章需反复修改、字字推敲，真是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根须”。为了将文字印成铅字，不知牺牲了多少休息时间，甚至赔上了健康。

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”我常反复阅读、揣摩前辈的文章，从中领悟写作的精髓。我渐渐明白，文章要写自己熟悉的人、经历过的事。陆游说：“汝果欲学诗，工夫在诗外。”的确，作品的深浅高下，终究取决于作者的阅历、见识与悟性。于是，我开始从自己的所见所闻中汲取素材，让文字从键盘自然流

淌。从前辈的作品中，我也读懂“艺术源于生活”。好几位从乡土中成长起来的作者，文章格外接地气。受他们影响，从小在乡野长大的我，也喜欢在文章中运用带有“泥土味”的俚语。比如：“上半年的元宵，下半年的月半”，道出元宵与月半在岁时节令中的分量；“郎不郎，秀不秀”，形象地描画出农村中不擅农事也不通文墨的尴尬人；“吃饭吃缸碗，砍柴砍泡桐”，以泡桐木质轻虚、不易燃烧，暗喻好吃懒惰之态。还有“吃了清明果，刺花跟脚来”，点出刺花开放的时令；“花生爱听锄头声”，道出勤锄松土才能助花生结果；而“松树绝兜树，杉树心干子，‘暴’子又生孙”，则生动概括了松与杉的自然习性……这些鲜活的语言，都是生活馈赠的珍珠。

“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。”写作需耐得住寂寞，更要持之以恒。许多前辈出门总习惯带上纸笔，一有见闻灵感，便及时记录，恰如李贺骑驴携锦囊，得句即投其中。后来我也养成类似习惯，只不过工具换成了手机，用微信或录音及时存念，以免遗忘。

这些年来，我与文友们不是在写作，就是在积累素材的路上，不断寻找创作的“源头活水”。我们相信，作品是写作者的立身之本，而好作品永远从生活中来。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。耐得住寂寞，才守得住初心。文友们的执着与热爱，始终感染着我。转眼十几年过去，我在文学路上也积攒下几百篇文章，算是时光给予的温柔回报。而读者无声的问候、赞许与建议，亦是支撑我前行的重要力量。偶尔见面，总有人问：“最近有什么新作？”也有读者针对某一篇文章、某一句话，分享感受或提出见解。面对这些温暖的回响，我怎能停下笔？

艺术高于生活，我深知自己的创作仍有不足。文学之路，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。这十多年来，文友的同行人、读者的注视，无声却有力地推动着我继续写下去，以更多真诚的作品回馈这个滋养我的社会与祖国——这是我不懈的追求。



扫一扫，听一听



## 用辛勤劳动 唱响我们的时代主旋律



在 希 望 的 田 野 上